

老子道德經箋注

# 老子道德經箋注緒言

## 一 總論

老子應關尹喜之請，著道德經五千餘言，辭簡而要，旨深而遠，包絡天地，玄同造化。爲修道最古之書，而關尹喜著書九篇，早佚。今本乃北宋人僞託。又老子弟子文子，著書九篇，蜎子著書十三篇。今蜎子書亡。文子乃魏晉人僞託。又有學老子之道者，列御寇著書八篇，名列子。莊周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十三篇。然世稱老莊，最爲道家真經。若列子之書，或猶僞之。又苻韓非子解老子等書者，亦散見解老子之專著。若呂覽、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新書、抱朴子等書者，亦散見解老子之說不下數百條。見仁見智，立說互殊。又有解老子專書，如河上公章句、嚴君平指歸，雖皆六朝後人依託，而自王弼注以下迄於今日，無虛二百餘種之多。其間有以治國爲宗者，有以道德爲宗者，有以虛玄無爲爲宗者，有以非有非無爲宗者，有以重玄爲宗者。若謂諸家兼得老子之旨，恐作者尙不敢作是言。就一支一節論，則豈無得其近似者。然亦正如涅槃經 +  
三

卷二  
盲人摸象之喻而已。

二 作箋注之宗旨

涅槃經謂有王者告大臣。奉一象來。令衆盲各以手觸。而言象類何物。觸其牙者言如蘿菔根。觸其耳者言如箕。觸其頭者言如石。觸其鼻者言如杵。觸其脚者言如臼。觸其脊者言如牀。觸其腹者言如甕。觸其尾者言如繩。衆盲各有所執。互相是非。余以爲衆盲所說。雖皆非象之全體。若論其一支一節。未嘗不近似也。余采集古來解老諸書之得近似者數萬言。爲老子道德經箋注。集衆腋以爲裘。聯明珠而作串。古訓舊典。往往而在。若夫管闡所及。則偶有箋疏。亦慎甄擇。戒阿徇疑者。仍從蓋闕之義。其中有一特殊之點。卽引抱朴子之說。發明老子之所謂道與一也。自謂拾孔翠之一毛。足勝凡鳥累百矣。夫老子之所謂道者。與儒家不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於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不外乎五倫也。而老子之道。則尊之於天地之上。求之于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吾儒大異其

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一章又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章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四十章此昌黎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而解者皆以儒家之道解之。是猶摸象者觸其牙而言如箕、觸其頭而言如繩也。老氏著兩言抱一。三十九章言一最詳。後世亦均不得其解。不知此猶夢魘駢羽。左傳  
注、二物可以懷溫、欲使無杜逃離于泥中。黃絹幼婦等。漢郎鄂淳為晉城碑文、張衡題其後曰、賣娟幼婦、外孫女子。張衡曰、受幸。謂絕妙好鮮也。度辭隱語耳。夫一之與道、爲道家至要之言。須登壇歃血、傳其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亦不輕易示之。故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老君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牧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

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一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姓名耳。據抱朴子此說，知老氏所謂道與一，皆瘦辭隱語，指丹田中之真人而言。真人名子丹，衣朱衣，此卽道與一之姓氏服色也。故黃庭經曰：黃庭中人衣朱衣，真人子丹當我前。又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楚辭遠遊曰：羨韓衆之得一。韓衆之  
見拾遺記。參同契曰：道之形相，真一難圖。真誥曰：守真一者，頭不白，禿髮更生，吹真一得一守，卽老氏之抱一也。亦卽老氏之所謂道也。

### 三 修道之工夫

此即古來道家相傳之秘訣。學者奉勿輕視。

習抱一之法者，其要在於靜坐。坐時宜將過去現在未來及一切恩怨愛憎成敗等事，一概遣去，不許思量。勉爲萬緣俱寂之狀，先閉兩目，稍露一線微光，歸觀鼻端，將兩目之光，從外透入，交會于玄關一竅。此竅在兩眉間之中心，一心繫念於此處，名曰回光返照。一回光則周身之精氣聚于一處，久久不捨，則生

赤子。其後赤子化爲真人。此卽金剛不壞之身也。此所云金剛不壞身乃借用佛經語。佛所謂無爲具如意。

與此不同

故太一金華宗旨曰。專一回光。便是無上妙諦。回之既久。此光凝結。卽成

自然法身。

佛家所謂法身。乃如如不动之法性。與此個同。又色身之實相。則法身不必尤之通結。方爲法身也。

又曰。光已凝結。爲法身。漸漸靈通欲動矣。此千古不傳之秘也。又曰。回光則天地陰陽之氣無不

凝。所謂精思者此也。純氣者此也。純想者此也。初行之訣。是有中似無。久之功成。身外有身。乃無中生有。百日專功。光纔真。方爲神火。百日後。光自然聚。一點真陽。忽生黍珠。如夫婦交合有胎。便當靜以待之。光之回。卽火之候也。又曰。陰

符經云。機在目。黃帝素問云。人身精華。皆上注於空竅是也。案太一金華之所云云者。卽老氏之所謂道也。谷神也。守中也。抱一得一也。常有。欲以觀其竅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知乎此。則老子玄要之句。無不迎刃而解矣。然此

猶爲常有之工夫也。若習之既久。則臻常無之境。不必觀竅而觀其妙。此卽莊子之所謂坐忘也。故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學者幸勿以觀竅自塞。

#### 四 結論

或謂子箋注佛經多種，何以又注老子。余曰：昔有羅什、慧琳、慧觀、惠嚴、義盈、文  
儼法師等，皆撰老子道德經注，見於隋唐各書藝文志。至明末憨山大師亦著  
老子道德經解二篇，最爲精核。余之注老子，亦猶各大師之意也。或又謂子注  
老子，引抱朴子道卽是一。又多引道書中回光返照、凝神於玄關一竅等學說。  
以佛學家眼光視之，皆外道也。余曰：子之所謂外道者，因釋道二家名詞之不  
同耳。若論其理則一也。大智度論曰：初學繫心緣中，若眉間、若額上、若鼻端。二卷  
十一智者大師小止觀曰：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分散意。此卽凝神  
於玄關一竅也。在佛家謂之禪定。唐圭峰大師曰：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  
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  
求聖道，必須修定。離此無門，離此無路。明陶望齡曰：常無空觀也。常有假觀也。  
同謂之玄中道觀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思議三觀也。知此則於釋老二家，  
得其圓融之道矣。故曰：名詞雖異，其理則一。抑尤有進者，釋家以繫心一處爲

初學禪定之方便法門、非究竟之談。况釋家之禪定、乃靜慮、非空定。發神通光明、空定亦能。然不能得波羅蜜、所以爲凡外之定也。總之凡外非凡外之分、在發菩提心、證波羅蜜與否。其他皆無關也。外道能得五通、獨不得漏盡通。卽以其不能得無漏智故。今人聞有人能得神通、能出陽神、輒信爲得道、實大誤也。余恐學者或有誤會。故剖晰之如此。攷自宋以來道家之注老子者、每以首章有無爲在二丹、則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採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幅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皆以方士家言、強爲附會、遠不如盲人摸象者之得其近似也。故本箋於壇爐鼎盞、日魄月魄等說、悉屏弗取。閱者諒諸。余賦性樸昧、長益椎魯。衰老侵尋、健忘尤甚。雖區區五千言、亦苦不能貫穿其首尾。顧欲網羅羣注、而爲此書。固亦自哂其不知量矣。昔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復注、三注、四注、至絕筆之本、乃愈詳。而此則余之初注也。後或續有所得、仿李注之、一再增加、亦未可知。茲姑先付手民、用代繕寫之勞、亦冀藉以就正有道云爾。

非敢以問世也。蓋雖老猶將學焉。

中華人民建國之十有五年十一月無錫丁福保仲祐識於海上之亦吾廬

# 老子道德經箋注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驕氣與多欲、憇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張爲我書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之解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闊澤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采謠誦焉。○隋書經籍志、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唐書選舉志、明唐注老子道德經成、謂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尙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宋唐尊老子爲玄元皇帝、故視此書爲尤重也。

## 第一章

此章包括全經之大旨。

## 無錫丁福保仲祐箋注

**道可道非常道。**

道之可得而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也。○此道字、

專門名詞。謂真常不滅之道也。本經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本經三十九章之所謂一者、卽道也。故抱朴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又曰、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一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頭中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一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案抱朴子之所謂一有姓字服色者、一指丹田中之真人而言、姓字謂子丹、服色謂朱衣也。故黃庭經曰、黃庭中人衣朱衣。又曰、真人子丹當我前。凡此皆道家之所謂道也。非凡人之所能信。故本經四十一章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本經十六章、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常字爲學道之專門名詞。其學習之法、詳第五十二章。

**名可名非常名。**

名之可得而名者、非常名也。常名不可得而名也。○本經第三十二

章、道常無名。又四十一章、道隱無名。又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天地之始。**

隱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地喻人身之小天地而言。○本經逍常無名、又曰道

者道也。先有道、後有天地。本經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生。有物混成、卽無名之道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本經道常

無名。以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又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則有名者亦道也。大道汜矣、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案萬物者、卽佛家百千萬億化身之代名詞也。道家謂之分形。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常既習成、習常之時、謂之

不可執着、立卽遣去、謂之常無。大寶積經曰、文殊師利言、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處、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恒與定俱。案繫心一處、卽常有之時也。習成既久、無心得定、雖得定亦無所執着、無所分別、卽常無之時也。○莊子大宗師、顏回曰、回益矣。曰、何謂也。問、謂坐忘。回坐忘矣。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謂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質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宋懷禪法師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今時人學道至此、方有少分。案悟此方知老子此句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老子莊

曰、老聃述之以常無有。又曰、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據此當以常無常有爲句。以欲字斷句者、非是。○微當作窓。後世道家謂之玄關一窓。觀其窓者、卽本經五十二章之習常也。學人修習時下手工夫、惟一心端坐、萬念悉捐、塞其目、閉其口、兩目微開、稍見微明、後歸其明於玄關一窓。此卽所謂觀其窓也。此窓指兩眉齊平處上丹田而言。本經五章之守中、十章一二十二章之抱一、皆指觀窓之法而言。故列子仲尼篇曰、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老子因上文常無常有、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出此兩者同。又恐人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老氏恐人又疑，既是有無對待，則不能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深觀至此，豈不妙哉？老氏又恐學人工夫到此，不能涤除玄覽，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泯物，無往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也。○以上兩節，收憨山說。

## 第一章

此章言求道者當豁光闔彩，功成而  
不居。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有美而  
善

不自矜伐，深藏不露，人皆不知，斯爲真美，斯爲真善。倘矜之，使天下皆知其美，知其善，則必有惡與不善繼其後矣。故有無相生，難  
證上文美與  
惡爲對，善與不善爲對。意謂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相爲循環之理如此。故有  
與無之相生，難與易之相成，長與短之相形，高與下之相傾，音與聲之相和，前與後  
之相隨，皆如是而已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是以聖人知美名之不足尚，故處  
無爲之道以應事。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  
不言之教以化民。天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

也。萬物作焉而不爲辭。萬物指化身而言。其理詳第十章抱一注。此言能分形爲百千萬億之化身。何嘗辭其勞。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

既生化身以後、何嘗自以爲有。又何嘗自恃其工夫。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功成而不居。

功成

事就、退避不居其功。所謂功成者、捐內觀玄關一竅而言。觀之既久、則生赤子。其後赤子化爲真人。又久之、能分形爲無數法身矣。蓋

夫惟冥於真美、淳於真善、故不居其功。蓋

以不去。

夫惟冥於真美、淳於真善、故不居其功。蓋有居則必有去、既無所居、又何所去哉。

## 第三章

此章言求道者當忘貴尚、泯思慮、則復無爲而合至理。

不尚賢、使民不爭。

說文、賢、多才也。謂在上者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智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大道也。人君不獨尚才能之人而民

自不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即是此意。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無二之一之寶物、眇極

貴重之奢侈品。在上者猶貴之、則民愛其物而忘其無。則必至於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上以可欲之物示人、則人皆欲得

之而心亂。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矣。

是以聖人之治也。

魚玄曰、古本有也字。

虛其心。

虛、空也。空其心、無思慕也。

實其腹。

飽以食也。○或曰、實其腹者、象魚之息也。學鯤之伸頸吞氣、腹不復飢、故能長生久視。抱朴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

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嶺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綰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比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日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

**使民無知無欲。**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爭競、故其民純樸、而無所知、無所欲。○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使民無爲、則無不治矣。**范彭趙吳各本有矣字。今從之。聖人無貴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爲出於無爲也。爲出於私智小道亂吾之治焉。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倘之迹、而不見可欲、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無爲、則事無不成、物無不和、則無不治矣。

## 第四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不露圭角、和光同塵、似有一物存於玄闕一竅、此物吾不知誰之子、其象當在天帝之先。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常盈。盈則溢、又復爲虛、故曰或不盈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者深不可測也。言道之淵深爲萬物之所宗也。道非有非無、不可執着。故以或字似字形容之。

挫其銳也。

銳者氣之剛強而以柔弱挫之。使磨礱而無圭角。

解其紛也。

紛者情之擾動也。而以恬澹解之。使秩然有條。

和其光也。

光者智之昭察也。而以暗晦利之。使光而不露。

同其塵也。

塵者垢染之義也。而以同流合污處之。使無塵而不自潔。

湛兮似或存也。

湛、直滅反。澄寂存於玄闕一竅也。似或存、卽

恍兮惚兮、似有一物存於玄闕一竅也。此即本經十三章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曰象曰似、

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 第五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法天地之自然、多吉不如守中。

天地不仁。

天地、人爲身之小天地而言。河上注曰、玄、天也。人爲卑。地也。於人爲口。

以萬物爲芻狗

莊子天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籩、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斂之。案芻狗者東草而爲狗也。○萬物喻分形。○

老氏謂玄牝所生之分形，在常有觀姦之時，如芻狗然以篋衍、巾以文繡時也。卽重視分形之時也。及工夫已深，欲遣去其常，卽爲常無觀妙之時，對於常道猶芻狗踐鑿之時也。卽不重視分形之時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喻修道之真人，百姓喻叶納之氣。謂工夫

已深，及至常無觀妙之時，亦視叶納爲已凍之芻狗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橐籥，治鑄政風之器，爲函以罩於外者橐也。爲轄以屬於內者籥也。虛，空之物，各自成器。喻黃庭之妙用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多言必至於數窮。故莊子天運篇曰，使道而可歛，則人莫不歛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

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此皆言道之不可以言傳也。案守中卽本經一章觀其姦之法也。清黃裳曰，學者守中抱一，空空無迹，浩浩無痕。藏之愈深，發之愈溥。以視言堂滿堂、言室滿室者，相隔不啻天淵。彼以言設教，其教有盡，何若寶吾之精，裕吾之氣，神遊象外，氣注規中，而無一眉一髮不周流遍及之爲得哉。甚矣，守中之學，誠修身之要道也。

## 第六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以觀姦之法、用絲繩若存功夫、而使谷神不死。

#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太上道德寶章說曰、白真人曰、谷者天谷也。一身之元氣。

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曰黃庭。曰龜峯、曰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元神居之、故謂之谷神。是道藏輯要心集三。○抱朴子曰、咀吸日華、谷神太清。庾信詩曰、虛無養谷神。庾肩吾詩曰、談玄止谷神。後漢高義方清誠曰、智慮赫赫盡、谷神絲絲存。梁簡文帝同微君墓誌銘曰、氣高瓊宇、心虛谷神。○宋呂吉甫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今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 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此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此生也。故莊子曰、天地無爲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納津而下通於地。

縵縵若

子母相親。又母爲玄、吸氣而上通於天。口爲牝、納津而下通於地。縵縵、微而不絕也。若有、言神存於中、而不可見也。勤、勞也。謂亦此之謂也。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財鼻也。鼻者息之所以出入。絲絲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負間相相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喉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索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者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

## 第七章

此章明無我之旨。  
乃可久之道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世間惟天

地最長久、然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

聖人謙下、不與人爭先、而

人自然尊之。

外其身而身存。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卽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耶。

故能成其私。

老氏乃作反問之語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反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

長久之有。

## 第八章

此章以水喻上善、言求道者宜利物而不爭。

上善若水。

此言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

所惡故幾於道矣。

水之善以其實溉澆灌、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無潔、

乃處衆人所惡卑污之地、故幾於有道者矣。幾、近也。

居善地。

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

心善淵。

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

仁、與猶相與。

謂與物相與、無往而非仁愛之心、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言無不誠、其所無耶、故曰善信。

政善治。

爲政不爭、則行治。

事善能。

爲事不爭、則事無不爭、故曰善能。

動善時。

不爭則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

夫惟不爭、

故無尤。

不爭之德、如上文云云、則無人怨、無鬼責、故曰夫惟不

爭、故無尤矣。○馬敍倫曰、尤爲訛省。說文曰、訛、罪也。

## 第九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求闕求鈍、又能謙退。此乃天道自然之理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愍山大師曰、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為高。故不

如其已。倘一旦禍及其身、悔之不及、即如李斯臨刑、願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蓋恃善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此之謂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秦張儀善揣摩之術者是也。

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益以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畢竟不可長保。如蘇縱橫之術、彼此用詐、不旋踵而身死

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淮南子道應訓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則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華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齎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

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如所秦張儀李斯等不知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世人不知天道惡

人臣、而豈秦以取禍者、乃自遺其咎。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盈而好謙、獨不見四時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乃得天之道也。

## 第十章

此章言求道者之工夫、始於抱一而終於玄德。

載營魄。

劉師培曰、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遐兮。王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以抱

訓載、以靈魂訓營魄。此漢人故訓。○內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魂、靜以損形之謂魄。○焦氏筆乘曰、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體、是足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抵清虛則魄、住著則魂、即爲魄、如水凝則爲冰、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此云載者、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也。

抱一、能無離乎。

本經二十二集、是以聖

人抱一爲天下式。案一字詳見三十九章。一者道也。一有姓氏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處丹田中。卽谷神也。一字乃道家口口相傳之隱語耳。○莊子曰、我守其一、而  
處其和。○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  
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祀之不見。聽  
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因極。失之則命形氣  
窮。老君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  
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氏服色、男長九分、  
女長六分。或在脾下一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  
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一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  
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  
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  
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真人曰、子旣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  
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遠、一刻本作隱)別偶有真一、故  
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嵐峯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  
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  
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蘿。白玉嵯峨、日月  
垂光。星火過水、經玄沙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往傍。不施不與、一  
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遺神少欲約食、  
一乃留息。白刃臨頭、思一得生。知一不難、怖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

獸、水則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器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知含影裁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牛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觀命兒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物舉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歎白牲之血、以玉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蠍之處、守一不忘、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覽者卽出中庭、視羃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接壤與星屬。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迹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一刻本作日。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皆知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皮獅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主八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一刻本無此

字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之言抱一如此。發揮抱一之精義、可謂詳矣。餘見一章道字注。○老氏謂身載魂魄、抱一則長生、離一則死。試問學道者之魂魄與一、果能用抱而無須臾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只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蓋縱有一毫發露、便有動了。○老氏謂學道者果能如嬰兒之專氣致柔乎。

平

除、是爲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爲覺寢。無疵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乎。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此言推其緒幹以及人。既至於愛民治國、一以歸狗遇之可也。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之無爲乎。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別本爲作無。○宋范應元曰、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則應物爲出、應己爲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即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

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注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義。○謂吾之心卽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爲雌柔、使神氣相順、則陰陽之氣、一開一闔、亦自然相順矣。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之守其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明白四達、謂皆無不獨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於外、衒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而不自有其智。謂含光內照

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乎。

老子道德經箋注

是謂玄德。

學道工夫、自抱一、做到無知、物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道道之極。是時之所謂一者、既已生之者之、日夜長成。然生之而不以爲已有、爲之而不自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自以爲主宰、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此可謂玄妙之德矣。○莊子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

之境。是謂生而不有、

爲而不博、長而不著。

## 第十一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以玄闕一矣  
爲用、故以車轂室二者爲喻。

三十輻。

轂音辐輪之役也。

○古者制器尚

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

共

一轂。

轂、輶所轆也、輶惟

虛通之用也。

是以有字斷句。

下並同、陶方琦曰、車說是也、○此段物以明大道

無有、車之用。

清舉沅曰、本皆以當北無斷句、案考工記、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

挺埴以爲器。

挺、削本作

中之一竅。此卽考工記所謂利削者以無有爲用也。

埴、黏土也、○馬敍倫曰、說文無挺字、高农王本作挺、而借爲搏、考工記、搏埴之工

二、釋文搏亦作搏、李軌音圃、是也。搏搏字形相似易誤。以此文證之、則挺音頰、與搏音近。說文曰、搏、以手圜之也。於義較當。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博士與搏埴同。亦足證考工記之搏埴、當爲搏埴。此文之挺、爲搏之借矣。

當其無有、器之用。

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

無有室之用。

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姦。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車、載重行遠。器、所以時歲。室、人所寢處。此三者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此三者之所以爲有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

## 第十二章

此章言求道者不爲悅目而  
狗物、宜爲質腹而胎息。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青黃赤白黑也。目盲、謂能惑視也。人多以見色爲明、而鮮能反照於無色之色。

五音令人耳聾。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耳聾、謂能惑聽也。人多以聽聲爲聰、而鮮能反聽於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

五味、酸苦甘辛鹹也。口爽、謂能惑味也。人多以嗜味爲美、而鮮能反味於無味之味。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田獵、心則流逸奔放而失其正定、故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貴難得之貨、則玩物喪志、而妨修道之行。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但爲質腹而存氣、不啻悅目而徇物也。彼指五色五音五味田獵寶貨而言。此指爲腹而言。爲腹者、存遺息也。詳

其腹注  
第三章實

## 第十三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重道

忘身、以祛名利之害。

**寵辱若驚。**

寵辱若驚者、望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爲榮、卻不知寵乃是辱。

**貴大患者若身。**

貴

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卽君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爲榮、卻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謂身爲苦本、貴爲禍根、言必不可免也。

**何謂寵辱若驚。**

大

**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寵爲下

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倅之人、代愛之以爲寵也。雖冠酒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噉之、將以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校之、雖寵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爲下。且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是則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甘所以寵是辱也。

**何謂貴大患者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衆患之本、旣有此身、則飢寒病苦、死生大患、衆苦

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旣有此位、則是非交謫、冰炭攻心、衆毀齊至。內則殘牛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筆乘引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蓋言貴爲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牲乎。袞食之數錢、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爲卿相者之患。老子言

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蘊藏天下，不以爲己煩。雖處其位，但思道濟蒼生，不以爲己憂。此則貴爲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羣貧位慕榮，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託以天下之任。若以此爲君，則無爲而治。以此爲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以上五節，采慈山說。○莊子在宥篇，故貴以身於爲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託以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託以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託以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其惡與老子同。案王念孫謂於即爲也。莊子本作於天下，後人依老子旁注爲字，而寫者因誤合之也。此說是也。

## 第十四章

治國知一即爲道基。  
此章言學道者執一可以

視之不見，名曰微。別本幾作夷。范應元宋刊古本集註本，作幾。范謂系發王同古本。傳奕云，視者猶而無象也。是王傳一本並作幾。依義作幾爲長。草書幾更因形近而譌。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道無聲、寂不可聞，故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搏，執也。大道無形、虛

而爲一。此幾希微三者不可推致而詰問之、言無從分別、故復混而爲一。一卽抱一之一也。

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

皦、古曉切。明也。

○唐傅奕校定本有一者二字及兩之字、於義爲長、是其設也。

○一者鬼也、即谷神也。亦即玄關一竅中之真人也。蓋謂其上之、在下丹田中、不加明、其下之、在下丹田中、亦不加晦。此卽不垢不淨之真義也。

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猶絲絲不絕之意。木經三十二章、道當無名。恐學者執着於一、故指說謔攝、復歸於

無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

韓非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

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兒

功以處兒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是謂惚恍。

又恐學者真以一爲無物、

功以處兒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日非真無物也。又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在也。皆非無物也。

此卽木經三十二章所謂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於無非無、於有非有、不見形聲、

道。

河上公曰、聖人可以御今之有、謂執一可以御今之國。國借以喻人身也。

執守古道生一。

劉師培曰、有卽域之假借字、有通作或、或

卽古域字、詩商頌烈祖、奄有九有、毛傳、九域九州也。國語楚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並其證。

○馬敘倫曰、或本字、域國均後起字。有借字、今通用域。

國二能知古始。河上公曰、人能知字。上古本始有一。

傳曰、紀、基也。堂紀對文、卽借紀爲基也。莊子達生篇、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滅乎無端之紀。度借爲宅、宅紀對文、是亦借紀爲基也。並是例證。

## 第十五章

河上公曰、人能知是謂道紀。道紀、卽道基也。馬叙倫曰、紀

借爲基。詩終南、有紀有堂。毛

玄通。復終之以不可自滿。

古之善爲道者、

道字別本作士、今從傳奕作道。後漢書黨錫傳注引此文作道、依河上公注亦作道字。依義亦道字爲長。

微妙

立通深不可識。

宋蘇轍曰、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識、故強

爲之容、

夫唯不識、故最難形容。茲特勉強爲之形。客耳。下文乃是形容善爲道者之言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鄰。

宋葉夢得巖下放言上曰、先事而戒謂之豫、後事而戒謂之猶。猶豫、本二獸名、古語因物取義、往往便以其物名之。後世沿習、但知其義、不知其物、遂妄爲穿鑿、未有不誤者。說文、豫本大象之名、物大、卽處於小而見者罕、故有豫義、而豫之義、不在豫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謂、豫兮若冬涉川、冬而涉川、人

所易見、而可前戒者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我所親狎、可以無畏而居畏、則後事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則不輕動、故二文又爲疑辭。○元吳澄曰、豫猶皆象名。豫、象到、猶、大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大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謹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如此。

○豫或作與。通借字也。猶或作尤。漢書董光傳、不忍猶與。注曰、猶與、不決也。易豫卦釋文、引馬融注曰、猶豫、疑也。後漢書竇武傳注曰、尤豫、不定也。

**今其若客。**

清聖元曰、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客。王弼客作容、非是。容與釋模等字爲韻也。元張自成曰、歛厲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賓客之對主人。

○或作儼若客。宋朱子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況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協釋、腔若符契。又此凡某者、皆有事物之質。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

故其客儼然矣。

**渙兮若冰之將釋。**

外端莊而內寬裕、渙然不凝於物也。

**敦兮其若樸。**

敦者

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

精神

無文彩。質素淳厚、圭角不露。

**曠兮其若谷。**

曠、空豁貌。若谷之虛而善應也。

**渾兮其若若。**

渾、渾濁貌。若渾同、不自潔也。

**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

謂心無應物、而誰能濁之、以其能靜定之而徐

自清也。

○清易順鼎曰、王弼注曰、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據此則經文此句上、當有孰能晦以理之而徐明一句。

**孰能**

**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謂此心誰能安定以久、而不復應物哉。感之而徐自生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牧謙終節、人之所難。故父

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清洪頤煊曰、王本作蔽、卽敝字。下文敝則新。釋文作蔽。莊子逍遙遊、執幣幣焉。司馬本作蔽蔽。古字通用。清俞樾曰、王本作蔽、假爲敝。唐景龍碑作弊、亦借字。永樂大典本、正作敝不新成。經言惟無日

**儼**

清之心、故能常守其敬、而不自有其毀成之功。○淮南子道應訓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若壘。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顓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壘。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可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盈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智明睿智、守之以愚。老聞博辨、守之以陋。富貴驕大、守之以儉。德被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之道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 第十六章

比章言學道者知常則身雖死而道常存。

致虛極

元是清曰、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內心不出乎外也。無能、力不參焉。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言虛極靜篤之後、則百千萬億化身並作、化身雖作、吾仍觀其畢之。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言達根源而發、故曰化身雖多、究其極、

各歸其根。歸根非靜坐工夫不可。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此常字即本經五十二章曰靜、靜坐則復、工夫也。故曰靜曰復命、一卽是觀致、觀致即是復命。

知常曰明。

是謂習常之常也。亦卽常有欲以觀其寂之法也。抱常字爲道家之隱語、卽道也、非凡人之

老于道德經第十六章

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可知

常道非中下之士所能知也。如知之、可謂明矣。

而妄求金丹龍虎鉛汞烹煉等術。誠神未

除、爲妄作所誤者、其結果則甚凶也。

知常容。

知常則善惡兩忘、物我無間、何所不容。

容乃公

賈子道術、兼擅無私謂之公。○白虎通爵、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

○經言無所不容、則公正無私矣。故曰容乃公。○乃猶即也。孟子、是乃仁術也。言是卽爲仁之術也。左

傳宣四年、狼子野心、是乃狼也。言此卽狼也。昭二十七年、季子至、曰苟先君無殷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言卽吾君也。定十四年、三年乃報

越。言三年卽報也。○大戴記盛德、王者往也、民所歸也。韓詩外傳五、王者往也。天

乃王。王乃天。

經言王爲民心所歸、民心下往之謂之王。○經言公正無私、則爲天下所歸往矣。故曰公

乃王。王乃天。

卽天心也。故曰王乃天。

天乃道。

天法道、合乎自然也。故曰天乃道。

道乃久。

然、故曰天乃道、道乃久。

有形、至於道則虛而

可久矣。故曰道乃久。

沒身不殆。

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

## 第十七章

此章言常道之難知、及習之已成、亦由各人自然之工夫、非貴他人之言說也。

太上下知有之。

別本下作不。太上者太古時也。下者下民也。韓非引此而說之曰、此言太上之民無說也。疑老子本作下民、今脫民字。知有

之者、知有前章之常字而已。經言上古之世、下民皆知有常。而能相忘於道化之中。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後則下民之與常、已

後世之談玄者、不知常

不能相忘於無形。故曰親之譽之。此卽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之說也。

## 次侮之。

此卽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之說也。

## 其次畏之。

此卽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之說也。聞常道則畏而避之矣。

其

信常之心。○讀書雜志、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無下焉字。念孫案、無下焉字者是也。信不足爲句。焉有不信爲句。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  
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  
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於天子之下、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  
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  
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  
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  
曰梁、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  
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鑪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  
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  
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  
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轄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  
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  
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葛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河上公注云、君  
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壇壝有禱

焉祭之、無禱乃止。言壇壝有禱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又加焉字於下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謬也。又王弼本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焉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既以信不足焉爲句、而加焉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甚矣其謬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卽焉有不信。是王弼亦以焉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焉字亦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永樂大典本如此。)今本也字作焉。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訓詁失而句讀亦舛。既於下句末加焉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猶兮其貴言哉。別本無哉字。經言信常之心不足、不貴以言說也。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人人習常、及至常道既成、不貴以言說也。百姓必曰此皆我自然而然、之功行、斷不以言說爲貴也。

## 第十八章

此章蓋深閥世  
道之不古也。

**大道廢焉有二義。智慧出焉有大僞。**

明焦竑曰、廢出下、古本有馬字。馬敘倫曰、焉字在廢出下者是

焉卽於是也。○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於是有仁義。上古不識不知、而民自淳樸。中古聖人、以禮樂刑政等智巧之法治天下、而民則因法以作奸。故曰智慧出、於是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紀昀曰、大懸出、於是大僞。子與忠臣對文。故以作子爲義長。○宋蘇轍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終叟也。國家昏亂有忠臣。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 第十九章

此章尊素樸之風、去私欲之累、則其利博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怒山大師曰、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用智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乃爲斗斛權衡符應仁義之事、竊以爲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爲亂、反爲民害、棄而不川、使民各安其居、樂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且仁義本

爲不孝不慈者勸、今既竊以爲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卽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况人爲萬物之

乎。絕巧棄智、盜賊無有。

且智巧本爲安天下、今既竊爲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

此二者、以

爲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所以文飾天下之具、而未足以爲治也。今既去華取實、故令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

## 第二十章

此章言學道者  
貴求食於母。

絕學無憂。

絕外學之僞、循自然之真。得道忘詮、謂之絕學。絕學則無爲、無爲則無累、故無憂。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爲。出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其寢不夢、其寢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起。案此老氏絕學無憂之說也。

唯之與阿、唯、維水反。劉師培曰、阿當作訶。說文、訶、大言而怒也。○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宋范應元曰、未明乎道者、富觀唯阿善惡未發之時、方寸湛然、純乎天理、無有不善。此乃本心也。至於唯阿善惡將發之時、相去多少、相去何似、不過特在乎此心一發之間耳。則知唯與善、補乎天理也。阿與惡、牽於人欲也。於此治之、常守本心之正、去人欲以循天理、易慢爲恭、改惡爲善、則天下無餘學矣。若不求之於內、而徒學之於外、皆僞也。僞不經僞學、有基憂者在。周茂叔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誠則無事矣。

人之所畏、不可

聖智仁義智  
巧三事、爲

不畏。慢與惡、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君子所以謹其獨也。嘗觀人之不畏者、乃荒

其平日僞學之荒、不明真道、故外爲恭善之虛文、內爲慢惡之實事也。

兮其未央哉。謂衆人之荒於外學者多、其無所抵止也。此興嘆之辭。○或謂世間

之意、央、衆人熙熙、熙熙、悅樂也。如享太牢、享、一作烹。太牢謂牛羊豕也。牛羊豕之閒、曰牢。故三牲俱謂之太牢。故三牲俱謂之太牢。

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

謂春景融和、登臺遠眺、心曠神怡、如在盛世也。○經言衆人

春秋注、如登春臺、

忘道逐物、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爲至美、如登春臺而望、

以爲

至樂。我獨怕兮其未兆、

怕或作泊、又作魄、別作廓。說文、怕、無爲也。怕爲

猶離物向道、淡泊無爲於物欲未萌之前。

若嬰兒之未孩。

孩本作咳、同聲通借字也。說文、小兒笑也。若嬰兒未能笑之時、則塞其兌、閉其

門、一無外物之足悅也。○莊子曰、衛生之經、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侗然乎。能兒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

禍福何有、惡有人災。案此

可爲嬰兒未孩之真解矣。

儻儻兮其若不足似無所歸。

影宋本。○馬

敘倫曰、范作儻儻兮其若不足似無所歸。范謂王弼同古本、則今王本作儻儻兮若無所歸者、經後人改易矣。宋河上作乘乘兮若無所歸。河上注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減躡作嵬無所歸。○畢沅曰、說文解字、僂、敗也。讀若雷。僂、垂貌。一曰儻儻。乘、覆也。三義皆相近。其聲則僂乃之讀爲仍矣。○孔子去魯至鄭、東郭有人見曰、一累累若

喪家之狗亦同音通借字也。○聖人之心、常虛常靜、無去無來、故儻儂兮外無文飾、其若不足。而內則不着於物、故似無所歸。此卽莊子所謂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智巧多方、貪得無厭、故曰有餘。我獨  
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父曰、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慙然似非人。孔子曰、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忘形去智、故曰若遺。○莊子曰、汝身非汝也。我獨  
心無所知、渾然大經、終日如愚。我豈真愚人之心也哉。但只渾渾沌沌、不與物辨、如此而已。故莊子曰、衆人役役、聖人愚若。若卽沌之同音通借字也。聖人去識忘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  
昭昭我獨昏昏。昭昭、謂智巧現於外也。俗人皆逐境爲明、我獨韜光匿耀、守道如昧。俗人  
閔。察察卽俗謂分星擘雨、絲毫不饒人之意。宋范應元曰、古本與傅奕本、作閔閔。河  
上及諸家、並作閔閔。○韓愈閔已賦、獨閔閔其曷已兮、注閔閔或作閔閔。閔閔、  
昏暗也。○莊子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謂我心澹然虛明、若海之空濶、不可涯量。謬劉音兮似  
無所止。謬然無著、若長風之御太虛。衆人皆有以、以、用也。詩江有汜經言衆人皆有所用、我獨一無所能。故莊子曰、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我獨異於人、而貴

求食於母。

母、道也。本經一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其證也。

所謂求食於母者、則虛心實腹、息息歸根、而道可得矣。此句乃一章之要領也。

## 第二十一章

此章形容道之真相、以容受衆甫。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宋范應元曰、孔、甚也。容、包含也。○有甚德之人、道無不包容。其所以無不包容者、蓋唯道之是從也。

道

之爲物、惟恍惟惚。

道之恍惚有無、微妙難測。物而非物、故其爲物也神。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

有信。

倪元坦曰、惚恍、卽恍惚也。象卽物也。精卽真也。真卽信也。必逐句爲之

說、則鑿矣。惚恍卽是象、非惚恍之中別有象。恍惚卽是物、非恍惚之中別有

物。老子言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卽是精、非窈冥之中別有精。

莊子言至道之精、窈冥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是也。惚恍恍惚、雖不可見、而似

有似無。窈冥則無矣。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有象有物有精。夫既曰恍惚窈冥、則

有何所麗。蓋有中之有、人皆以爲有、不知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皆以爲無、不知

無中反有。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無中之有、有之精者也。粗者爲假。精者爲真。昔

人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形、是也。至無之中、有至實

者存焉。故曰

**自今及古**。宋范應元曰、嚴道王弼、同古本。一作自古及今。

○馬敘

其中有信。范謂王弼同古本。則今弼注中、兩作自古及

今。蓋後人依別本、改經文並及弼注矣。

**其名不去**。道本無名。然無名之名、

自今及古、自然不去。

**以閱衆甫**。河上公注、因、真也。案、東、受也。

清俞樾曰、甫與父通。莊子天地篇、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卽作父可證。馬敘倫曰、甫字、俞先

生說是。○道爲萬物之母、亦爲衆人之父。故衆父亦道也。

經言恍惚中之一物、自今及古、常存無名之名、以容受大道。

**五口奚以知衆甫**

之然哉。以此。經言吾何以知大道之果能容受哉、以其爲盛德之人、無所不包容也。

## 第二十一章

此章言學道者首宜抱一、抱一之後、又宜不有其有、心無所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曲則全**

上聖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則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

**枉則直**。

枉乃所以爲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窪則盈**

窪、鳥瓜切、培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謙受益也。

**敝則新**。

敝別本作蔽、又作弊。物之凋敝者至春則又新生之。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故於至約之

**多則惑**。

凡事多端、則雜而生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一注詳第十章、又見第十四章、及三十九章。

○經言是以聖人所抱者惟一、以爲天下古今之準的。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經言是以聖人所抱者惟一、以爲天下古今之準的。

**故明**，見音現、顯也。抱一而不自稱。

爲是、故彰。

抱一而不自以

不自伐、故有功。

抱一而不自矜、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其長、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已至無我境界。心法

葬、

雙融、人我俱泯、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淮南子道應訓曰、趙簡子死、未

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唐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宋董思靖曰、蓋老子述而不作、所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由其言之不妄

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其曲直之道、則道之大全、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所固有、故曰歸。言復其初也。夫如是則有與盈者大矣。

## 第二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崇自然、宜和光同塵、無入而不自得。

希言自然。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者無言也。雖一切相、則其自也無自、其然也無然。故曰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

雨不終日。

狂風者狂疾之風、驟雨者急暴之雨、此陰陽搏急忽然之變也。然終不能勝清寧之自然。故不能久。自日至中爲終朝、自朝至暮爲終日。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苟反常則非自然、雖出於天地、亦不能久、况

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失

者德者失者。皆不見其所以異。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此即莊子所謂。吾爲牛者。吾將應之以爲牛。呼我爲馬者。吾將應之以爲馬也。此皆自然之道也。○莊

子曰。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此亦和光同塵。自然之道也。

失亦樂得之。此既同於彼。則彼亦樂得我矣。信不足焉。有不信。此二句從傅奕

古本。焉。於是也。○清畢沅曰。河上公王弼。不信下。有焉字。○別本不足下。無焉字。○經言信用不足之人。於是有不信之患。所謂不信者。我雖欲與彼相同化。而彼不樂得我也。此其故。在於道不足。

## 第一十四章

此章言有道者不爲跂跨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等餘食贅行。

跂者不立。

跂音企。舉踵也。卽脚根不着地也。養跂者但知好高。出入一頭。故舉踵而立。殊不知立之不能久。

跨者不行。跨、

跨音跨也。謂跨者但知

化切。跨者但知要強、先出人一步、**自見**者不明。自顯者現、故濶步而行。殊不知行之不能長。

音現

**自是**者不彰、終不明。夫誰信之哉。

蔽於己是者

**自伐**者無功。自誇其勞者、人不以爲功。

**自矜**者不長。自眩其能、則不可以久。

**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司馬溫公曰、贊、附餘之肉也。

是皆外競而內亡者也。如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餘之形、適使人貽。(宋范應元曰、此跂跨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六者之於道、曰餘食贅行。餘食則是人之所棄、贅行則非本體之正。是以物或惡之。故有道之士、不爲此等餘贅之事也。)

## 第二十五章

此章形容道體之廣大  
精微、而歸於自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慈山大師曰、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耳。渾渾淪淪、無有絲毫縫隙、故曰混成。未

有天地、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

**天下母。**

無聲不可聞、無色不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故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殆、窮盡也。

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老子謂此

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何物。故曰吾不知

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强名之曰大者耳。

而窮之、無有盡

處。故云大曰逝。

逝者遠而無所至極

也。故云逝曰遠。

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

遠曰反。反、謂反一進跡。道之極

處、名亦不立。此道之所以爲大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一

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是大小之大、乃是絕無邊表之大、往

大道能生天生地、神鬼神王。是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

大。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而

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

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大

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於道。

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

雖然、道固爲大、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方爲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

自然。

## 第二十六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重宜靜、雖人主亦不可輕躁。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可載輕、靜可制動、故重爲輕之根、靜爲躁之君。

是以聖人終日行、

不離其轔重。

清洪頤煊曰、文選東京賦、終日不離其轔重。李注、張揖曰、轔重、有衣之車也。言聖人終日如處衣車以養靜、非謂轔卽靜也。河上

注、以轎爲

## 雖有榮觀

顏氏家訓名實篇曰、博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

宴處超然

宴一作燕。言雖有榮華之境、可

以遊觀、然終日不離白衣之車內、閑居靜處、超然無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

## 輕天下

清罪沅曰、如之何河上公王弼並作奈何。今從傅奕古本、及范應元宋本。○謂萬乘之尊、不可縱所欲之私、而不顧天下之重也。

輕則

## 失根、躁則失君

人主輕忽慢易、則失根本之重。躁動多欲、則失爲君之德、故人君不可須臾離於重靜也。

## 第二十七章

過化存神之妙也。

## 善行者無輒迹

古本宋本有者字。下四句同。○聖人虛己遊世、過化存神、不與物忤、故無輒迹。

## 謫

瑕、玉病也。又過也。謫音摘、罰也。貰也。瑕謫謂是非辨別、指瑕謫疵之意。

聖人無憇必固我、不爲吹毛求疵之言。

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可知也。

## 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

## 開

宋范應元曰、楗、扼門木也。或從金傍、非也。橫曰關、豎曰楗。清罪沅曰、楗、限門也。是應用楗、不得以車轄之鍵寓之。○善閉情欲者以道、故雖無關楗而不可開。

##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結人心者以德、故

是以聖人常善教

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

世俗之人行而有迹言而有刺數而有失情智而不能

閉人心離而不能合非惟自棄而所行所言不善人物皆被其無窮之害矣是以聖人常善救之俾歸真道各得其所

故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也。是謂襲明淮南子道應訓曰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

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

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

棄物是謂襲明○宋董思靖曰彼方執著有爲迷其性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宋蘇軾曰教人於

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

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明慈山大師曰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剗然已解意出於此觀留侯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用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救人也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師者人之模範故先覺者是未覺者之模範也

不善人者善人之

**資**資寶也未覺者亦有先覺者之資質也人皆可以爲善人持其未發而藉先覺者

覺之耳○淮南子道應訓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問君求技道之士臣楚市偷也願以技賤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

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懼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謂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遺之。」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轡，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技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為舉世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育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智者，亦大迷而不知。况淺識乎。此乃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 第二十八章

此章言學道者首守常德，宜抱樸以治天下。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雄謂剛強，雌謂柔弱，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字有能為而不為之意。下同。谿乃卑下之地，衆水所歸之處也。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常字注詳第一章常道下。存於內者為道，見於外者

爲德。嬰兒互見第十章及二十章。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式，差也。無極，復歸於無極。

白謂光明，黑謂幽暗。忒，差也。無極，謂無所窮盡。知白守黑，無分別心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復歸於無極。**

謂無所窮盡。知白守黑，無分別心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

天下谷。文選蜀都賦、含谿水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劉注、水注。蓋曰谷。

謂榮

尊貴、辱謂卑賤、谷謂虛而能受者。樸謂道也。歸於樸、卽抱一也。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樸散、則爲器。

道既散而爲器、卽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

故大制不割。抱樸以制天下、行其所無事、謂之大制。謂之不割。故聖人以樸爲官長、謂之大制不割。

莊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聖人用未散之樸、而爲官長、卽以無爲之道治天下也。

## 第二十九章

此章言有爲不可太過。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文子道德篇曰、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慈山大師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爲之。而有心爲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主之、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故曰不可爲也。而爲之者、必反敗之。縱爲而得之、亦不可執爲己有。而執之者、必反失之。故如強秦力能併吞六國、混一天下、是爲之也。且誓云一世以至萬世、是執之也。故不旋踵而敗、二世而亡。豈非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之驗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物極則反。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或復隨而在後、或响而緩、或反吹而寒、或強而壯、或又尪羸而弱、或正載而成、或卽顰頷而毀。此何以故。是皆用力過甚、而奢泰之極也。此皆聖人所不處。故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 第二十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以兵強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爲人臣者、當以常道輔佐人主、不可專以兵強

天下。用兵之事、無不有還報者。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其害不可勝言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

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利氣、則必有凶年之災。總之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也。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果、決也。用兵之善者、不得已而後用兵決之耳。不敢以取勝爲強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決勝之後、無矜伐驕傲之心、其禁暴除亂皆有不得已之苦衷。是謂雖決勝而勿自以爲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

**早已。**有道者常如嬰兒之柔弱，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其不能久也。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其能久乎。莊子曰、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 第二十一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喜用兵，宜與前章合而爲一。開端夫唯一字，卽承上章而言也。

###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讀書雜志、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卷保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文。）若

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隹、字之誤也。隹、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隹。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隹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陽

爲兵

凶器、凡有知覺之物、猶且惡而避之。故有道者不處心於此也。也。主生右、陰也。主殺。是以居常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蓋殺伐之事、非以爲常也。

**兵者不祥之器**

此句可證明兵字無隹字。上文夫

佳兵者云云。當作  
夫唯兵者云云。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澹爲上。勝

而不美。

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用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澹爲尚。恬澹、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美者

言用兵不  
是好事也。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

下矣。

不嗜殺人、天之所與。若以殺人爲樂、禍必隨之矣。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

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者。謂居上將軍之勢位。主兵事者

則以居右之喪禮處之。以兵事爲凶事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也。

## 第二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官守  
樸。守樸則不殆。

道常無名。

道爲常道。道本無  
名。强名之曰道。

樸雖小。

樸、道也。亦卽抱一之一。

天下莫

能臣。

莫能臣。從博奕古本及范應元宋本。別本皆作不敢臣。○抱樸無爲。不以物累  
其真。不以欲損其神。人身一小天下也。小天下之內。已莫能。樸爲臣矣。蓋

乃一身之主也。侯王若能守人身。侯王喻賓，從也。書堯典馬注。○侯王若能守樸，則身外百千萬億之化。

身將。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清黃裳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猶人

宮、誰爲爲之、孰令聽之。皆由以道爲之主宰也。○人身一小天地也。道家以心意爲君、兩目爲臣、呼吸之氣爲民。人之呼吸、如民之多、此借呼吸之力、以動三關九竅、萬脉皆通。此皆天地相合甘露已降後之自然功效也。故曰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樸本無名、今始制其名

曰樸。樸之名既有、可以萃神氣於玄關一竅。此之謂知止。知止則其樸長生、故曰不殆。

於江海。

水注壑曰谷。○此言川谷雖衆、莫不朝宗於江海。天下雖大、莫不賓服於常道。常道、即樸也。亦即谷神也。天下亦指人身爲小天下而言。

## 第二十二章

此章言抱一則身久存、身雖死則谷神不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慈山大師曰、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己。然雖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矜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貞罰、指瑕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

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爲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

## 自勝者強。

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強。

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

○韓非子喻老篇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懼。

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富。片言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歛以殃民。雖貴爲侯

王、必務強兵而富國。縱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

苟自知足、則鷗鷺

偃鼠、乘桴不移、抑將樂

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

惟强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

## 所者久。

所、處也。不失其處、卽永守其玄闕一竅也。其義詳第一章注。○抱一混

者。死而不亡者壽。

神、任其自然、無一時一刻之失所。此卽子思子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也。

死而不亡者壽。

凡身脫化、真靈飛昇、亦猶凡人之死也。但凡人之死、死則

也。

天地同壽耶。○莊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

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又曰、聖人鶴居而鶱食、鳥行而無彰。千歲

岐先生遺事云、嵩庵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鄉人在歷山、遇先

生於道、言笑如平生。及歸、先生已先一日逝矣。○俞樾曰、杭有高君者、勇於爲善、其少壯時已不殺生、晚年並斷葷血。然不奉佛而好言養生。能辟穀數日不飢。年八十餘、無疾而逝。有友人客於成都。一日、忽遇高於途。驚曰、君高年、來此何爲。時其友適將旋里、因約與偕。高曰、我尙思遊峨嵋山、君其先歸。有扇一握、麈尾一柄、煩君攜至我家。並爲傳語兒曹、我此來安好、勿念也。其友抵家訪之、則高死五月矣。成都相見之日、卽其死日。一扇一麈尾、皆殉葬物也。此事載高氏家譜。予門下士高海蛇、其族孫也。

爲余言之。

### 第三十四章

此章言得道者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氾氾兮、其可左右。**范本作汜汜、傳本作汎汎、別本不重汎字。汜汎二字古通假、說文、汜、濫也。○大道汜汜兮周流無窮。不可但以左右言。今言其可左右者、謂可以左、可以右也。無可無不可、無在無不在也。**萬物恃之而生。**生化身之功既成、未嘗名爲己有、又衣被百千萬億化身、未嘗自以爲主也。種種化身皆依大道而生。功

故常無欲、可名爲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爲大矣。不道可以小大言、故以其常無纖毫之欲而言之、則可名爲小矣。以其現百千萬億化身而不知主而言之、則可名爲大矣。道何嘗自爲大也、惟常無欲而已。亦何嘗知萬物歸

之、欲爲之、主也哉。是以聖人、以其終不自爲大也。以其終不自爲大也。

有纖毫之私欲、則化身不現、安能成其大哉。

是以聖人體道無欲、終不自爲大耳。學者

此章言道之無味無色

## 第二十五章

無聲、而用之不盡。

執大象者天下往。

道不可執、此言執者、謂守道者如手之執物、不可失也。道本無象、此言象者、以萬象皆由是而兆見、故曰大象也。天

下往者、謂聖人能執道以行、雖天下可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道而往、則天下執得而害之、不害則安矣平矣泰矣。

與餌過客止。

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夫也。是筵席必有散時、非若道之用之不盡也。

道之出言。

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言也。

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

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道無味、不似肥濃甘脆、令人咀嚼不已、委飫無窮、味之濃所可擬。雖然、道無方體、亦無形狀。難想像、亦難捉摸、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取之靡窮、用之不竭、有如是也。誠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斯道之所

以爲大耳。學者  
其知所向哉。

## 第三十六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知造化陰陽消息之理、人事吉凶倚伏之常、剛柔強弱相勝之道。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翕有縮義、張與張爲對文。○馬敘倫曰、固讀爲姑且之姑。韓非說林上、周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是其同。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是謂微明。

天道之盈虛、人事之倚伏、皆有自然必至之勢。如將欲翕之也、必先姑與之。將欲奪之也、必先姑與之。將欲弱之也、必先姑與之。將欲張之也、必先姑與之。此其理至微也、而實至明。是謂微明。

○韓非曰、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威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故曰、是謂微明。是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知以上云云、乃可與言柔勝剛、弱勝強之道。人而失此道、猶魚之失水、猶以邦之利

器授人、均不能保矣。○淮南子道應訓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劫宋君而專

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 第二十七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守樸以鎮妄作之心。迨工夫既深、又宜捨其樸而不執著。故天下之物、莫不成化、而各全性命之正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寂然不動、萬理畢具。  
感之則應、萬事不遺。

侯王若能守、

清黃裳曰、侯王比人身、至

尊至貴○能守卽守常道也。

萬物將自化。

言百千萬億化身、將自現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

無名之樸。

人心易塞而雖虛、易動而雖靜、易遷而雖守、易變而雖常。雖已相化、而或有復爲外物所動、欲起妄作者、則吾將鎮之以道、使不敢有所妄

也。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寂寂虛通、蕩蕩無迹、譬如無病而忘藥、到岸而捨舟也。若夫學道之士、因言以明道、悟道而忘言。若復執著

有無、肯解玄妙。故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無欲也。

將自正。欲樸之心亦無、乃謂之真靜。無思無爲、不動而化、不

言而信、垂衣拱手、天下不待教令、而將自正定也。

不欲以靜、天下

## 第二十八章

此章明全德而勸還淳。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德之上者、不自有其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

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與上德爲有間矣。

上德無爲而無不爲。

俞樾曰、韓非解老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蓋古本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文而誤。

陶方琦曰、文選魏都賦

注引、亦作無不爲。○宋范應元曰、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無爲而無不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尚滯於有爲、故未能全乎至道。

上仁

爲之而無以爲。

愛出乎理、謂之上仁。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非以要譽也。無所爲而爲之也。

以爲。

事得其宜、謂之上義。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將以處爭也。苟無私意以爲之、則得其宜。纔有私意以爲之、則失其宜。失其宜、起爭端也。

上

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攘臂、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繼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中之儀則。實以忠

信爲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曰爲之則從其文以強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

未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故獨言之也切。蓋欲以無爲自然之道、化

斯民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而無凡僞。德則有真僞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下衰、上德不稱、而下德乃尊。於是始有仁義之名。仁義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文相尚、不復知有

仁義

#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禮者修飾於外而不由於中故曰忠信之薄尚文之誣盡出於

矣。此用智之事也。謂從智

作僞其流弊則爲亂之所由生。孔子所以欲從先進皆此意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此用智之事以示明或臆度而屢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通所以蔽其自然之明覺乃愚之始也。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蓋蔽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韓非曰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唐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唐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唐子之術。堅衆人之心。華焉治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唐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唐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體處實不處

華謂韻道而不用智。  
彼謂薄華此謂厚實。

## 第三十九章

此章言一之可貴然不可自貴宜韜晦、  
不可如玉之光。宜柔弱不可如石之堅。

昔之得一者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高子遺書曰靜坐確有口訣。又曰收拾全副精神只在一處。又曰主一二字最靈。一者本體主者

丁夫。餘詳第一章常有欲以觀其姦注、及第六章谷神注、第十章抱一注。○得一之法、有捷訣、見道藏續編內之太一金華宗旨。其言曰、尙有訣中捷訣、乃於萬緣放下之時、惟用梵天二字、（卽伊字也。梵天作。謂卽日月天罡在人身、即是左目右目與眉心。先天神人、皆具三目、如斗母雷神是也。人知修煉眉心、卽開所閉之目、名曰天目是也。）以二字之中點存諸眉心、以左點存左目、右點存右目。則人兩目神光、自得會眉心。眉心卽天目。乃爲三光會歸出入之總戶。（丹書所謂日月合璧之處。）人能用三目如梵伊字然、微以意運、如磨鏡。三光立聚眉心、光耀如日現前。謠案、眉心卽兩眉齊平處之中間也。靜坐時在此處微以意運、如磨鏡然。久之則得一矣。一者卽所生之赤子而化爲真人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此天地、卽第六章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之天地也。神得

**一以靈。**

神指陽魂而言。神得一以運者、卽陽魂抱一而不離也。詳第十章。

毛詩靈臺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禮記樂記鄭注曰、聖人之精氣謂之神。○周禮梓人注曰、

先有功德、其鬼有神。谷指上黃庭而言。谷得一以盈

者、卽谷神不死也。詳第六章。

萬物

**得一以生。**

萬物喻百千萬億化身也。言百千萬億化身、皆從得一而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讀書

雜志、王弼本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河上公本貞作正。注云、爲天下平正。念孫案、爾雅曰、正、長也。廣雅曰、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曰、正、主也。爲天下正、猶洪範言爲天下王耳。下文天無以清、地無以甯、卽承上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言之。又云、侯王無以貴高。貴高二字、正承爲天下正言之。

是正爲君長之義、非平正之義也。王弼本正作貞、

# 其致之一也。

各本無一也二字。今從傅奕

借字耳。○邊韶老子銘曰、守不失、爲天下正。

# 其致之一也。

字。今從傅奕

本及范氏宋本。○清陶方琦曰、王注、各以其

一、致此清寧盈牛貞。蓋王本有一也二字。

馬敘倫曰、裂當作列。

說文、列、分解也。今通用裂。

劉師培曰、發讀爲廢。

馬敘倫曰、舉元謂竭當作渴。

是也。說文曰、渴、盡也。

# 天無以清將恐裂。

馬敘倫曰、裂當作列。

恐歟。成玄英疏曰、歎、歎也。地無以寧將恐發。

劉師培曰、發讀爲廢。

馬敘倫曰、舉元謂竭當作渴。

是也。說文曰、渴、盡也。

萬物

無以生將恐滅。

百千萬億化身無以生、將恐滅。

侯王無以爲貞將恐蹶。

宋范頤元曰、古本

如此。河上公本爲貞下有而貴高二字。疑、音沃。僵也。

宋范頤元曰、夫一果何物哉。

#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宋范頤元曰、夫一果何物哉。

貴高三字。疑、音沃。僵也。

宋范頤元曰、夫一果何物哉。

視之無形、執之不得。亦天下之至微、此所謂賤且下也。○淮南子道應訓曰、狐邱丈

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切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

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河上本穀作穀。畢沅曰、列子天瑞篇、鵠之爲布穀釋文、穀本作穀。此穀穀通借之說。河上讀

爲車轂之轂失之。徐鼒曰、謂不祥之說、是也。解爲車轂、乃皇文生義。穀與穀通、此當作穀。穀之言祿也。淮南人間訓、不穀親傷。高誘注、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解

當作穀。穀之言祿也。淮南人間訓、不穀親傷。高誘注、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解

也。馬敘倫曰、徐說是也。穀能爲祿。禮記檀弓、齊別本也作邪。歟作乎。此從古本。也邪古通用。見經傳釋詞。○言侯王自稱之謙、不敢自居其貴、亦以賤爲本也。故致數譽無譽。數音  
胡。

譽、稱美也。別本譽作與。作車。易順鼎曰、據釋文、王本作譽、是。作與、義不可通。○此言助數稱美者無美也。不自德者乃有德也。

不欲琭琭

若玉落落若石。

琭音綠、玉貌。落落、石堅貌。晏子春秋內篇問下、堅哉石平落

篇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于無形、行于無息。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于無形、動于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求爲甯者、失其所甯、即危。求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故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 第四十章

此章言道之動始於反照、道之用在於柔弱。萬物生於道、道生於無。

反者道之動。

大道人人俱足、個個圓全。本無待於復。因人自有生以後、氣拘欲

凝神調息、迴光反照。安能

使一陽發生、道氣復返乎。

弱者道之用。

然自迴光反照之後、其工夫綿綿不絕、

柔弱出之、凡火時動、爲害實大。故曰弱者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言百千萬億之化身、皆從道而生。道亦從空虛而生。

## 第四十一章

此章言道之微妙不測。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道字注、已詳第一章、茲不贅。○上士聞吾之道、畧無疑義、卽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

若存若亡。

中士世味淡、聖念淺、而俗念深。謂道以爲了無奇異、或遷或就、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足以爲道。

孟子曰、河上公王弼無而字、王念孫曰、大笑之、一本作大而笑之。是古本如此。俞樾曰、王說是也。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相對。傳奕本作而勤行之、而大笑之。蓋誤移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尙可藉以考見也。馬敘倫曰、王俞二說是也。○下等之士、習染日深、氣性多戾。一聞此道、不疑爲妖言惑世、便指爲聚衆飲財、或笑其言大而夸、行僞而僻。非如此笑罵、不足以見道之高深也。故建言有之曰、

一本無曰字。述、立也。故立言者有之曰、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

謂道之晦明者、若昏昧。明與昧爲對文。進道若退。

謂道之進者若退縮。進與退爲對文。

夷道若類。

類一作類。○易鼎曰、夷、平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刑

之類。服注、類、不平也。類與夷正相反。故曰夷道若類。○謂道之極平者若不平也。

上德若谷。

俗字者。馬敘倫曰、各本唐成玄英曰、谷、本有作

作谷、俗之省也。言高上之德、反如流俗、卽和光同塵之義。

## 大白若辱。

畢沅曰、辱、河止王弱並作辱。廣德作辱者、所謂白造緇是矣。

## 廣德

## 若不足。

馬敘倫曰、莊子寓言篇引、廣作盛。史記老子傳、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蓋卽此義。疑當從莊子作盛是。

## 建德若媿。

別本媿作輸。

媿卽偷字。

○俞樾曰、建當讀爲健。剛健與媿惰應。

## 質直若渝。

劉師培曰、直疑爲惠誤。惠今通作德。質德與廣德健德一律。

○馬敘倫曰、說文渝、變

汚也。古書多用爲變義。此渝字當作污解、則通然。倫謂渝借爲諛、言質厚之德、不立

匪異、反若諛也。莊子駢拇篇、通如俞兒、卽淮南汜論訓之夷兒。荀子修身篇、以不

## 善和人者謂之諛。

揚注、大方無隅。道德指歸論、引作大方不矩。○大方、正內而行、無事矜暴、故不見其廉隅。

○大器

## 晚成。

器之大者、真積力久、其成不可遽見。

## 大音希聲。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韓非喻者篇曰、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

政爲也。左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

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

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殺知之矣。處半年、乃自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

九、誅大臣五、舉處十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善、故有大名。不早

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 大象無形。

形。○以上十一者乃道之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

## 道隱無名。

道之本體、隱而難見、無所可名。此豈中下之人計且之所能至。

安得不非笑之哉。

## 夫惟道、

**善貸且善成。**

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宋范應元曰、謂道雖隱於無名。然而夫惟此道善貸施萬物、而且善成之也。

## 第四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首以冲和爲用、強梁爲戒。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明陶望齡曰、道不可名、强名爲一故曰道生一。非以道爲母、一爲子

也。有一而二、三以至於萬矣。然二、三以至於萬者、卽一也。非以一爲母、二三萬爲子也。○自二、三以至千萬、皆指道之分形而言、卽佛家所謂百千萬億化身是也。抱朴子卷十八曰、左君及荀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案此卽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說文解字、以一爲全書、居之首、其說解曰、昔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然一之爲字、何以能分天地化萬物乎？蓋一者太極之起始、太極體圓、不可以立訓、故變而爲一。然尚屬混元之氣、清濁未分。由是雖而爲二、則在上之一爲天、在下之一爲地、故曰造分天地。說文以一爲天者、一字、如雨如不是。此在上之一爲天也。以一爲地者十五字、如韭至才日或且丘屯十上卦。氏巫立是。此在下之一爲地也。說文、三者天地人也。（見王字下）卽上畫爲天、中畫爲人、下畫爲地。此乃天地生人之意也。山一而系之則數起、由一而變之則形。番於是萬物以化而成象、故曰化成萬物。此卽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畢沅曰、淮南道應訓引負作背。馬敘倫曰、背正字、負倒字。○修抱一之道者、以煉己之工煉

魂、衆其分散之氣、超其沉著之念、而化生陽明之界、以脫陰晦之境。百千萬億之化身、皆純陽之體所成。故曰背陰而抱陽。○釋名釋天曰、陰、蔭也。氣在內與蔭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繫辭下集解荀氏易注曰、陰氣往則萬物詘者也。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曰、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貴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乾集解宋氏易注曰、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冲氣以爲和。冲、稚也。肾金膝盤庚中之冲人、皆作稚字解。本經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謂嬰兒之稚氣、和之至也。凡純陽之人、陰氣已盡。宛如稚子抱一團太和之氣、故曰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造此名者使侯王以之自稱。何也、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謙和之至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侯王以之自稱也。**

**或益之而損。**淮南子曰、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背者楚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其地確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一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背晉屬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絕。威服四方而無所虧。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讒。明年、出遊匠龜氏、築吾中行

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教。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謂有繼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驥氏也。人之所以教我。而亦我之所以教人。

此句從范氏影宋古本。姚鼐曰、篇從古本。○強梁者不得其死。木絕水曰梁。木負

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以此教人。成玄英疏曰、將爲學道之先。父亦本也。是成亦作學父。臧疏引顓頊曰、其教學之本父也。則願本作斅。學爲斅省。說文曰、斅、覺悟也。各本作教父。

## 第四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崇尚柔弱及無爲。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運化役使之意。道能運物。皆

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說苑敬慎篇。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

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各本無出於二字、此從古本及宋

也。無間者物之堅實而無間隙者也。凡以物入人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無有、洞貫金石、可入於無間隙者矣。

之有益。

謂道之所以馳騁至堅、入於無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爲哉。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而無損也。人能體此道、而虛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無爲而成、豈無益也。○文子自然篇曰、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柔弱也。無爲之益、虛通也。養柔弱虛通者、大通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故人當體之。

天下之人、蔽於物欲好尚、強梁有

爲、自生障礙。是以罕有及此道者矣。

#### 第四十四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殉名貪貨、宜知足知止。

名與身孰親。

人之殉名者、知有名而不知有身。亦思名與身孰親乎。

身與貨孰多。

人之貪貨者、知有貨而不知有身。亦

恩身與貨孰多乎。得與亡孰病。

司馬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

甚愛名者、必大費精神。

多藏必厚亡。

多藏貨者必重失身命。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

惟知足知止而不貪名貨者爲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

有。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疏、曾子斯語。○淮南子人間訓曰、昔者齊伯驥、

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尙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 第四十五章

此章言修道者宜持謙德、而以清淨爲宗。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輔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窮。

道備於己、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

大直若屈。

行之大直者、循理而動、不與物競、故若屈。○韓詩外傳九、引作大直若謹、若屈。

其用不屈。以上文二句例之、當有

此句。下二句亦脫其用不□二句。

形而體則無爲。故若拙也。

大巧若拙。

其功用至於參化育、雖刻衆

辯若訥。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越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勤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然皆未免於

一偏、而有知清知淨、爲天下正。

古本宋本、有知字。○易順鼎曰、文選解嘲注、引作知清知靜、爲天下正、當從之。兩句

所對待。

皆四字、靜正韻。○馬敘倫曰、羅卷靜作淨、當從之。○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也。惟泊然清淨者、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爲天下正。

而能成其  
大矣。

## 第四十六章

此章言學道者  
宜戒貪知足。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漢張衡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故朱子語類亦作糞車。後世所刊老子自吳澄以下，故有作糞車者。

畢沅曰：御覽引文子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韓非淮南引，並作糞。易順鼎曰：吳澄謂糞下當有車字。然淮南覽冥訓曰：故卻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高注引無車字。東京賦薛綜注引，亦無車字。張衡殆誤讀淮南也。○却，退也。糞，易糞田也。有道之世，皆安於耕鑿，雖有良馬，以之糞田而已。無戰爭之事也。○韓非曰：有道之君，外無怨讐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鹽鐵論未通篇曰：當此之時，卻走馬

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擣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案據此知戎馬生於郊者，謂小馬產生於四郊也。○韓非曰：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擣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

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悖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 足

韓非曰、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甚大於可欲。是以

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曠玩好而去淫慾。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兔、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 咎莫憎於欲利。

各本作咎莫大於欲得。茲據韓非子改。蓋古本如是。憎音慘、痛也。○韓非曰、故欲利甚

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懶衰、智懶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憎、憎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憎於欲利。大復吾真性者、所得無窮。真性至足、非若求外物者常不足也。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人若苟能知此、雖有戎馬、無所用之、而天下爲有道矣。

#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

## 第四十七章

此章言聖人

#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謂聖人性真自足、則智周萬物、無幽不

微、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故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韓非曰、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闖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黃庭外景經、中住真人可使令。梁丘子注曰、真人赤子、可爲使令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大道。○梁沙門慧皎所撰高僧傳、其第十一卷寶誌禪師傳曰、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日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沈紹蓮曰、廣陵文學喬西章先生、言北門某貞女、年十六未嫁。婿亡、訃至、矢殉。父母苦喻乃已。從此棲止一樓、不與人見。一飯外、焚香默坐、如面壁然、凡三載。語言了微、斜事苦神。女故未學、而儒書佛典、入目了然。兼通時藝、弟若姪恒就正焉。惟沈靜寡言笑。間發一語、則吉凶響應。人頗奇之。五十外、家不戒於火、延及女室、家人促之下。女縱然憑欄謂曰、母謫、我樓不燬也。羣嗤爲誕、各倉皇出。乃火及樓竟熄。益神之。敬禮逾篤。年逾七十。一日召諸弟姪囑曰、某衣肆、衣一襲、可取來。某尼庵、龕一具、可取來。此殮具吾所自置、無庸酬值也。衆以其足未下樓、惡有是。疑爲誑。而素異其人、聊且試之。比詣肆取衣。肆人曰、有之。此老姑娘物、好將去。視之、眉衣也。詣庵取龕。尼曰、有之。此老姑娘物、好將去。衆大駭。攜以歸。女檢視曰、是矣。沐浴更衣、入龕趺坐。曰、吾去矣。此龕母久滯、明日昇之西門、丐某禪師火之可也。語竟、垂目而

逝。家人如命。及期、至西門、方覓某師不得、而老僧忽至。曰、此老姑娘耶。叩其名、卽某師。衆懲之。師曰、吾固爲此來也。誦咒焚之、屍隨烟燄。衆向師詢自置衣龕事。曰、定中出神。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夫人者、沈暝利欲、向外馳求。以利令耳、無異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智昏、故去性日遠。情塵日厚。塵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曰、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鎖、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周乎遠則所遠在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聖人淡然無欲、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戶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故曰不見而名。道備於己、德備羣生、可不言而化。故曰不爲而成。皆是自足於性也。○韓非曰、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 第四十八章

此章言學道者、皆無爲。

**爲學日益。**爲學者、求攷據詞章與百工技藝等、皆欲其日益。爲道日損。爲道者返觀內照、清淨守一、故欲其日損。損之又損。姚秦鳩摩羅什曰、損之者無蟲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淨守一、故欲其日損。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損之又損者、須如剝蕉抽繭、愈剝愈少、彌抽彌無、以至於無爲之境、而後與道

論合焉。爲道而至無爲、則可以物付物、泛應無方、而無不爲矣。○淮南子道應訓曰、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謂。旨也。若搬運有爲、全是後天用事、便墮旁門。此又不足收天下之意也。

故取天下、喻修道。有事無事、喻有爲無爲。人能清淨無爲、純是先天一氣、道何難成。此卽取天下之意也。

## 第四十九章

此章言聖人之心、湛然虛寂、對於百姓、一切善惡、無所分別。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在我者無心矣。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

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

信矣。

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

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心焉。

劉師培曰、模樣卽歛歛異文。○晉王弼注、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

意無所。百姓皆注其耳目。

百姓方各注其耳目、互相伺察、各有是非。

聖人皆孩之。

聖人視百姓如

嬰兒見其是者亦不喜、見其非者亦不怒也。聖人之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者如此。

## 第五十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善攝其生。

### 出生入死。

韓非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

○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不詎。又曰、有平出、有平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又曰、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

### 徒十有二。

馬敘倫曰、說文無塗途二字、蓋徒卽塗途本字也。莊子至樂篇、食於道徒、卽道途也。

○韓非曰、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

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其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

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案十有三之說、最爲不一、如韓非、河上公、碧虛子、

葉夢得、林東、皆以四肢九竅爲十三。杜廣成以十惡三業爲十三。又有以七情六慾爲十三者。李文恕以腎爲坎、生門也。心爲離、死戶也。皆一周十二辰、消而再始、爲十三。

開元注、孫登等皆以十人之中各有三人爲十三。范應元等又以五行生死之數爲十三。又有以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爲十三者。韓非去老聃時爲最近。四肢九竅之說、爲最可信。此外各家、皆後世穿鑿附會之談也。

### 而民之生

**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二。**

此句從傅奕本。氏宋本。

○韓非曰、

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死、蓋爲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猶之而死、其類雖不一、而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畢沅曰、河上王弼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宋葉夢得曰、此章先言出生入死、又曰、韓非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十有三。據其文曰、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也。又曰、皆爲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老子原文如此。今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劉師培曰、傅奕本與韓非同、此爲古本。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宋林希逸曰、

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卽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文子十守篇曰、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被甲兵。**

劉師培曰、被韓非作備。是古本。

兜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韓非曰、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

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歸生矣。

## 第五十一章

此章言抱一之功夫。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本經第十章、生之畜之、與本章相同。此之字爲一之代名詞。其注已詳十章抱一

下。○言道既生一、須修種種之功德以畜之。一既得所涵育、則萬物開鎔、久則有形、比後則氣勢充實而大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

道而貴德。

之所以能成形、其始在於道之生、其繼在於德之畜。所以一之百千萬億化身、皆尊道而貴德。

道之尊、德之

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字從古本及宋本、各本作命。○直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非因人賜之人爵而然也。此乃自然之

道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亨之毒之。

一作成

之熟之、蓋之

一作養之。

覆之。

所以道既生一之後、先以功德培養之、山是潛滋暗長、日充月盛、猶植物之在春夏時也。傅奕引史記云、亭、凝結也。廣雅云、亭、安也。亭之毒之、指秋時言也。蓋之覆之、指冬時言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一之生也、而

不以爲己有、爲抱一之工夫而不自恃。迨一長成而不自以爲主宰。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 第五十二章

此章言習常之工夫。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始、道也。以道爲天下萬物之母。

既知其母、復知其子。

上河

公曰、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

歿身不殆。

既知抱一之道、則終身不殆。以下言抱一之法。

塞其兌、閉其門。

兌、口也。門、耳目也。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旋曲以收視、坎

乃不用聽、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終身不勤。

塞兌閉門、一靈內蘊、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勿助勿忘、有作無作、終身

不勞、可以歸根復命矣。

開其兌、濟其事。

開口多言、役於見聞、以濟其應接之事。

終身不救。

重於外者輕於內、神耗於內、

氣散、所以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世人以張目而視爲明、惟修道之士則不然、在塞兌閉門之時、宜微開其目、所見僅一線小光、此光在若有若無之間、

在世人則以爲暗、而存道家則以爲明、故曰見小曰明。

守柔曰強。

終身塞兌閉門、以道自勝、而不暴露其氣、故曰守柔曰強。

用其光、

卽用微開其目時、復歸其明、

修道者宜將此所見之一線光明、復歸納於兩眉齊所見之一線小光。

竅也。道家謂之回光返照。無遺身殃。河上公曰、內視存神、不爲漏失。**是謂習常**。河上公曰、內視存神、不爲漏失。

紀昀曰、習、各本作襲。畢沅曰、襲、河上王弼作習。馬敘倫曰、各本作襲常。襲習古通。周禮胥師注曰、故書襲爲習。是其例證。此當作習。**案習常之法、爲道家最重要之工夫、此法既明、則本經之所謂常道、常德、常名、常無、常有、以及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等句、皆可字字有著落、明白無遺蘊矣。**

## 第五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走入邪徑、內不足而外有餘。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朱篇、無介然之慮者釋文。列子仲尼篇、其有介

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宋林希逸曰、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又介然、堅固貌。荀子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注。張充與王儉書、介然之志、峻聳豁崖。確乎之情、峩橫海岸。○本經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亦互見二十一章、其文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行於大道者、卽實行常有以觀其竅也。

**惟施是畏。**

讀書雜志、五十三章、行於大道、惟施是畏。王弼曰、惟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注另同。

念孫案、二家以施爲釋施字、非也。施、讀爲逃。逃、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惟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

卽上文所謂施也。邪道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吉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尙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迤、衺行也。引禹貢東迤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淮南齊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畧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與迤通。(禹貢、東迤北會于匯。馬融曰、迤、靡也。文選甘泉賦、封密石闕、迤靡乎延屬。漢書楊雄傳迤作施。)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劉師培曰、王說是也。○錢大昕曰、施、古音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見潛研堂文集九卷十六頁)

### 大道甚

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

定觀經云、慈、蓋好捷徑則終無可至之理。馬敘倫曰、除借

塗也。諸家以除治解之、非也。○朝謂國主所居之地。朝甚除、喻心中甚污穢也。田甚蕪。

田喻上丹田中丹田下丹

田也。蕪、謂蕪穢不治也。

倉甚虛。倉謂精氣所藏之地。如胃爲太倉之類。甚虛、謂內無所儲也。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說文、厭、飽也。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夸別本作誇。說文曰、夸、奢也。夸張自大也。○此言好爲務外之人、內雖不足、而乃華佩服以爲飾、豐酒肉以爲養、私府庫以爲富。此皆劫剝他人以縱一己之私欲。是謂爲盜、而夸張以自大也。故曰盜夸。○

案盜夸韓非子作盜竽。韓非曰、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

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磬樂皆利。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盜夸

非道也哉。

盜夸非修道之人也。也哉爲歎傷之辭。

## 第五十四章

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湘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不外乎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宋呂吉甫注曰、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

唯爲消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抱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

長。修之邦。邦一作國。其德乃豐。

李廣芸曰、邦字與豐協韵、漢人避高祖諱、改爲國。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爲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其說實出於此。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

下觀天下。

吳澄曰、德修於身、以反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吾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著、隨其所在、觀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願、

此大道無爲之治、心迹兩忘、超然無累。如善建者無所建、善抱者無所抱也。邵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蓋亦者、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上文五者並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於後。此者天下也。以天

作、精之至也。

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篤也。峻、赤子之陰、命原也。

## 第五十五章

此章首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混然、所以物莫能窮、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也。末則戒其縱有絲毫作為之心、則失其自然矣。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

別本無者之也三字。從傳奕本及宋本。○含懷至德、如嬰兒然。

蜂蠻不

蟹。蜂蠻、毒蟲類、以尾端肆毒曰蟹。○蟹音通。

猛獸不據。猛獸、虎豹類、以爪擊案曰據。

攫鳥不搏。攫鳥、雕鷹類、以羽距

日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之至也。

終日雖啼、而其咽不聲嘶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號、啼也。喉、咽也。嘆、聲嘶也。

知和曰常。

本經第十章專

氣致柔、能嬰

兒乎、言嬰兒之柔和也。又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言嬰兒之不離常德也。據此卽知既有嬰兒之柔和、必備嬰兒之常德、故曰知德、故曰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

詳十六章知常曰明注、及五十二章見小曰明、用其光復歸道應訓、文子下德篇、其明注。○俞樾曰、此下當有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淮南

道應訓、文子下德篇、

均有此二句、可證也。

益生曰祥。

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故曰益生。○易順鼎曰、祥卽不祥。書序云、有祥桑共生於朝、與此祥

字義同。心使氣曰強。

本經言學道者宜專氣致柔、冲氣爲和、皆言不可心使氣也。心使氣則外貌強梁、與修道最爲背馳。故本經曰柔弱勝剛。

強、強梁者不得其死。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外觀曰益壯盛。壯盛則非赤子之比、日中則

昃、月滿則闕、其勢必日趨於衰老。故曰物壯則老。衰老則不能長生久視、大背修道之旨、故曰不道。旣知不合於道、宜及早已之。○此三句已見本經三十章。

## 第五十六章

此章言悟道者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范應元曰、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言也。

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子憂後世溺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忘言、要在乎體而行之也。

塞其兌。

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愚竊謂言固

不是、知亦

未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燉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元吳澄曰、此處世應物也。先自鈍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先自暗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昏。在己在人之銳、鈍光暗、兩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

故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元吳澄曰、我旣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恩人、而人不忍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若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眇然如匹夫、而人不敢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己獨能之、故爲天下之最可貴。

## 第五十七章

此章明無爲之治。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

以此。尹文子大道篇下曰、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

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張。取張、則柔者反能服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當觀天下多忌諱、則失美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民多強謀、

則國家眩於是非而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民不務本業、而多技巧、則珍奇無益之物滋起。

則珍奇無益之物滋起。

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法令益明、則盜賊因之愈多。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

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上文四項、皆爲上者多事之所致

也。知多事之足以病天下、則知無事之足以治天下矣。故聖人云爾也。

## 第五十八章

此章欲使民去智、循天理以祛其近見之惑。

其政閑閑、畢沅曰、河上王弼閑作閑。范應元曰、閑音門。注具二十章。其民醇醇。

醇或作淳、古通用。○成玄英疏曰、醇、質樸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言國政明察秋毫、無所不照、而民心則多所失望也。○淮南子道應訓曰、灔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鑑

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

知氏。文子曰、向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樂、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廊革者也、廊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呂覽制樂篇、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

極。○馬敘倫曰、此下脫聖人所獨見衆人七字、當據呂氏春秋補。○韓非曰、人有禍、

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

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

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

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

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

之所伏。孰知其極。經謂其政閑閑者、人以爲無所發揚、日就貧弱、禍且至矣。而不知

正福之所倚也。其政察察者、人以爲無所不明、將日趨於富強、是

禍也。而不加正福之所伏也。此中消息、惟聖人所獨見、衆人孰能知其所予者哉。

其無正邪。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天下之事、奇或爲正、正或爲奇。不割、惟行方而德圓、廉而不剗、剗音穢、易順鼎曰、廉卽古之矜也、廉之廉、謂廉隅也、禮聘義、廉而不剗、疏云、廉、棱也。正民缺缺。

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廊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與此同。○說文、剗、利傷也。董思靖曰、剗、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剗。曲己從人、不自申之也。光而不耀。此乃藏有於無之德。○以上四者皆閔閑之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爲、而方廉偏。所以無割剗肆耀之過。而福福何有哉。

## 第五十九章

此章明用嗇之道、治人事天則長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嗇音色。人喻氣、天喻上黃庭。治人事天、卽調息抱一也。古來能解此理者僅韓非一人而已。故韓非曰、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按孔竅卽指上黃庭而言。○韓非曰、衆人之川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觀其復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注已詳前。早、不違也。早復、不違而復也。本經十六章曰、吾以早復謂嗇、是以早復。重積德者言先己有所積、茲又不違而復、是又加積之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惟德可以勝物、故己私盡克。則其先去己私之分量、不可窮極矣。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喻人之有身。人能節嗇精神、則虧者全、衰者盛、得以早復命工夫。復命則可以養身、可以全生、故曰可以有國。

**長久。**

有國之母、指道字而言。考本經一章有名萬物之母。二十章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二十五章可以爲天下母。五十二章、以爲天下母。皆指道言、可證。

○本經十六章、道乃久、沒身不殆。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謂身得道則如木有

根、培其根則不拔。如果有蒂、滋其蒂則不脫。此身所以長生、目所以久視也。○莊子曰、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利。故我修身千一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案此乃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 第六十章

此章明用嗇  
則德交歸。

**治大國若烹小鮮。**

河上公曰、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

○韓非曰、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損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

國而斂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 以道莅天下者

陸德明曰、莅古無此字。說文作棧。

○易順鼎曰、淮南叔真訓注曰、以道棧天下、其鬼不神。高見老子作棧。作莅作涖者、並非也。

## 其鬼不神。

說文曰、人所歸爲鬼。○韓非曰、人處疾則貴醫。有福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疽疽瘡瘍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韓非曰、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鬼不神。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

禮記檀弓下鄭注曰、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

##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韓非曰、鬼、祟也。疾人之謂

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 夫兩

##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韓非曰、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

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 第六十一章

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清源子曰、身則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所謂守雌抱一、則是陽

下揀陰、化爲純陽、乃無爲之妙也。此亦一義。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所交也。

此句從范氏宋本。○天下之所以交會於大國者猶衆水之趨下

流也。天下之牲、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故爲下也。

○從范氏宋本。○牲

羊豕犬雞也。見周禮天官膳夫注。○牲之雌者曰

牝、雄者曰牡。牡動而牝靜、牡故爲牝之下也。

○從范氏宋本。○牲

大國能謙下、則小國附之。取卽衆之借字。

○御注取作衆。成疏臧疏取亦作衆。下同。

○南六牲而言、馬牛

國。○小國能謙下、則大國容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易順鼎曰、兩句承大國聚小國、小國則大國容之。或下以取者聚於大國分言。兩句不同、卽在一以

字、一而字。以取者聚人、而取者聚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欲兼畜小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小國欲入事大國。兩者各得其所欲。

○兩者皆能下、則各得其所欲矣。○故大者宜爲下。

○小者能下、而大者或不能下、故曰宜爲下。則知人之妄自尊崇、而不屑卑以自牧者、必不能兼畜人者也。

## 第六十二章

此章言道爲天下之至尊也。

道者萬物之奧也。

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邃如堂奧也。蓋道體混然、其大無外、萬物莫不滙於其中而資給焉。其小無內、亦莫

不皆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故西

道爲善人治

昇經云、道深古奧。虛無之淵。

善人之寶、

身治世之寶

不善人之所保。

道爲不善人之。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各本脫美行之美、茲據淮南子補、淮南道應訓

人間訓、引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俞樾曰、當依淮南。胡適曰、行上脫美字。尊人爲韻。馬敘倫曰、俞說是也。○經言人卽不善、苟有一言之美、亦可以市尊於人。苟有一行之美、亦可以加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棄之、有道爲不善人之所保如此。不善者知悔而求道、何至遽爲人

故立天子、置二公。

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間之三公也。

經意指此。若西漢則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東漢以太尉

司徒司空爲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易順鼎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叔重帶竊其拱璧。杜注、拱璧、公大璧。玉篇、

與經旨不合。

琪、大璧也。拱璧卽琪璧。王注謂爲拱抱寶璧、非是。○吳澄曰、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輶先十二牛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不如坐進此道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

拱璧駟馬、不如此道。故萬物貴之而以爲奧也。○倪元坦曰、坐者、坐忘也。靜坐無爲、而道可進。卽老子所云、進道若退也。言天子三公、以及拱璧駟馬、皆不足以爲尊

貴、不如坐進此道乃爲至尊貴耳。莊子曰、燭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閔戶晝暝。又顏回曰、回坐忘矣。隨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又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以上皆坐進此道者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下貴。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求以得、故爲善人之寶。有罪以免、故爲不善人之所保。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

## 第六十二章

此章明聖人得道之大全。

爲無爲、無爲而後無不爲事無事、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事、故曰事無事。味無味、無所著於味、而後

故曰爲無爲。

大小多少、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報怨以德、能報怨者必以德。○新

曰味無味。

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謂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撓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

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貞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旣不善。胡足效哉。圖難於其易。能圖難者。必先易。

## 爲大於其細

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

##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 下大事必作於細

此二句將上意申言之也。○韓非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蟻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故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肉。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是以

聖人於天下之事、終不待其大而後爲之、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者必寡信。

若夫衆人之輕諾者、後必難復而寡信。

多易

者必多難。

於事多見爲易者、後必多至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

故終無難矣。

王昶曰、

開元本猶作由、古通。畢沅曰、河上無矣字。○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將前意一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故終皆可成而無難矣。

## 第六十四章

此章讚聖人無爲之學、以祐有爲有執之失。

其安易持。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

其未兆易謀。

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

其脆

易破、

破一作判、或作泮。○脆而未堅、攻則易破、

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

其微易散。

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

爲之

於未有、

故爲之者亦於其未有而爲之。

治之於未亂。

治之者亦於其未亂而治之。○以上六句言圖難於其易。

合抱之木、

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

九層之臺、

其築

也必自一簣之土

木、生於毫末。

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

千里之行、

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以上三句、言爲大於其細。

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

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天下事、有所作爲者常敗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失之。天下事、有所固執者常失之。

有所固執者常失之。

聖人爲而不爲、執而無執、故無敗無失。

## 敗事矣。

幾、近也。凡事又不特始者皆慎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若能慎終福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韓詩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

○趙氏孟子告子章句上章指曰、功毀幾成、人在遺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是以聖人以人所不欲者爲欲。故不貴難得之貨。

學

不學

學者爲學。

以復衆人之所過。

馬敘倫曰、說文曰、復、行故道也。復衆人之所經過、與不爲先義同。故下文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萬物莫不有個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爲也。

也。

## 第六十五章

此章明用智啟姦之惑、示玄德大順之規、此老氏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

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其去巧詐、返淳樸也。○論語、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莊子曰、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平

溟涬、解心釋神、冥然無魂、各復其根、渾渾沌沌、無間其名、無闢其情、物故自生。案所謂將以愚民者如此而已矣。

##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民之難治以其智治國則民亦將以智應之、機詐愈深、大亂將作、是國之賊也。惟安於無爲、而不以智治之、則民亦將不識不知、以順吾治、乃國之福也。

## 知此兩者

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爲楷模法式矣。楷、古本宋本作稽。馬敘倫曰、稽楷古音同類相通。莊子大宗師篇、狐不偕、韓非說疑篇、

作狐子稽。是其例證。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謂之玄妙之德。能知此法則可

玄德深矣遠矣

玄則深不

可測、遠不可量。深矣

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人皆欲智而我獨欲愚、是與

遠矣者、嘆美之辭也。道、是謂大順。莊子曰、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 第六十六章

此章明善下不爭之德。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

言江

海所以能爲百谷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也。○水注谿曰谷見

公羊傳三年傳、無障谷注、及爾雅釋水李注、楚辭招魂川谷徑復注。是以聖

人欲上民

一本民作人。因避唐諱。

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

吳澄曰、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尊高。身後之、退卻其身、而不前進。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聖人

處上而民弗重

真難也。

處前而民不害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害、忠也。○御注曰、屯初九曰、以貨下賤、大得民也。蓋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厭重、則載之也。權

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則無患不順、故不亢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以其善下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 第六十七章

此章明道體至大、而用以慈。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天下皆謂我之道則大矣。其人則似一無所能而不肖者。

夫惟大、故似不肖。

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有所能而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寶

而持之。

一作持而資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仁者必立所持者立心以慈、持

躬以儉、處事以退、則與世之所尚者、不相肖矣。然人能守此三者、家國天下、無所忤而不得其宜、故足爲寶。

夫慈故能勇。

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

守約而施博也。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人所樂推、故能爲材用之長。今舍慈儉退後之三寶、而用剛強以爲勇、侈肆以爲

廣、銳進以求爲先、是皆人之所惡也。有死道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爲三寶之首。初以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慕父母。雖爲之效也、

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力有所不及、天亦將以慈救衛之。蓋出乎爾、反乎爾。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

## 第六十八章

此章標四善、以表合天之德。

善爲士者不武。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更也。作士明刑、豈以健更。

善戰者不怒。

不得已而戰、始出於人欲之私。

善勝敵者不爭。

惟無爭之心、故能勝彼之爭。貪而先動者必敗。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德之謙下、則人樂爲吾用。

著心誠而願服其勞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上文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 第六十九章

此章假用兵以明道、而貴在於守慾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銛、蓋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對乎。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之主、但後起應敵而爲客。

不敢

進寸而退尺。

吾不敢進寸而爭人之有、寧退尺而守己之分。

是謂行字。

行、戶剛切。

攘無

臂、仍無敵、執無兵。

仍玉弱作扔、仍、搘也。○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可攘、無敵可搘、無兵可執。而亦安有用兵之咎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輕敵非但自矜自賜、而必以數人爲樂、幾失吾寶矣。

故抗

兵相加、哀者勝矣。

故舉兵相加、雖未分勝負、而有哀痛之心者、可以決其必勝、以其慈心之所發、爲天人所共助也。

## 第七十章

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忽之則至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

無難知難行之事。然中士聞之、若存若亡。下士開之、大而笑之。此天下所以莫能知、莫能行也。

言有宗、宗、主也。衆言之中有事

至言、故曰言有宗。

**有君。**

君亦主也。寧靜之事，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

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知者鮮。道大故。

**則我者貴。**

以我爲則者尤爲可貴。

**是以聖人**

**被褐而懷玉。**

華沅曰、河上王弼無而字。易順鼎曰、文選藉田賦注引、有而字。○傳奕本亦有而字。○聖人知道之不易告人也、故容貌若愚。被褐

則外襲其明、懷玉則內潔

其真。何嘗求知於人哉。

## 第七十一章

此章謂真知則契理、執迷則成病。

**知不知上。**

知常道而不自以爲知者上也。

**不知知病。**

不知常道而自以爲知者病也。

**夫惟病病。**

夫惟知其病之

**爲是以不病。**

是以不陷於病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所以無強知之

病者、以其深病此病、是以不至於病也。

## 第七十二章

此章祛妄惑以全真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民不威刑威、則必犯法、而大威至矣。

**無狹其所居、**

狹、隘也。

**無**

**厭其所生。**

民之所以不畏威者由於狹其所居而志於大、厭其所生而志在多、故蹈死亡而不恤耳。人各有分、慎無狹其所居之位也。慎無厭其所生之

資也。夫民心歸常、

惟爲上者先不厭其所生、是以民亦

在上之所尊耳。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惟爲上者先不厭其所生、使上好移大、樂富厚、

不厭其所生、使上好移大、樂富厚、

民志何由定乎、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

是以聖人自知而已、不自見以誇人。

**自愛而不自貴。**

自愛而已、不

白貴以上人、故去彼厭常競新之

習、而取此清靜也。

### 第七十二章

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未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勇於敢則殺、**

剛強者死之徒、勇於此則柔弱者生之理、弱於此則

**勇於不敢則活。**

活也利也。○淮南子人閒活也利也。○淮南子人閒

訓曰、秦牛缺經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嬖箚、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忘、躍然有以自信也。盜遂向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

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

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

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

或利指勇於敢者而言、或害指勇於

不敢者。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強梁者敵之徒、實爲

而言。天之所惡也。是以勇

敢之事、雖在聖人猶難之、誠知其爲天所惡耳。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其於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坦**一作綽、**然而善謀。**

坦然舒緩、若與人忘、而  
譽爲萬物謀其成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神之格思、本無向背、如暑往則寒來、夫豈待召而後至哉。

作漏。○降祥降殃、天之法網、恢恢然大矣。雖若疏廓而未嘗遺失、天道之可畏如此。一犯其所惡、何以自免乎。

## 第七十四章

此章謂君無爲則民知自勸之方。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尹文子大道篇下曰、老子曰、民不畏死、如

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

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若使

**民常畏死、而爲奇者、**

易順鼎曰、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情本不畏死、爲民上

者奈何專用重刑而以死懼之。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爲奇表者吾

得執而殺之、則人皆不敢復爲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殺、**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

殺、

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

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執政者若任一人是代物者可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矣。之喜怒而用重刑、物不忠無殺之者，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之矣。張良曰、夫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陷一世之民使從之，治非也。

## 第七十五章

此章成有爲之弊、惟忘

其生則可以全生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御注曰、賦重則民不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政煩則姦民之輕死，以求其生之厚。是以

輕死。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或謂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

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猶前章之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

勝也。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淮南子曰、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乖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

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

## 第七十六章

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冲和之氣。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吳澄曰、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冷硬強直、不能屈伸。

草木

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草木生則枝莖軟脆、死則枯槁。馬敘倫曰、徒讀爲道途之途。○上文言人與草木生

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而死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行爲、凡堅強者是

死之途也。柔弱者是生之途也。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强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秦

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殺。齊兵入晉、桀

石投人、竟敗於鞍。此恃强不勝之驗也。

木強則共。

集韻、共爲拱之省文。○穀梁僖三十三年傳、子之

冢木已拱矣。注、拱、合抱也。又公羊傳注、拱可以手對抱。

案、木大而至可以兩手合抱、則爲棟梁之材。木可任棟梁則伐。故列子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

故

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強、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強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濡弱謙

下爲表、是也。

## 第七十七章

此章明道之用、中正而無私、惟觀天之道知之。而聖人則與之同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

一作與。

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明魚玄云、凡弛弓俯其體、則附在上、消向下。張弓而仰其體、則附向下、消在上。是抑附之高者、使之向下、舉消之下者、使之在

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附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消而使之高。○宋集菴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發、是亦歛之於己、而後施之於物者也。以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與天道同。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蓋出於自然、故無私而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蓋出於使然、故多私而不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蓋出於使

世矣。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 第七十八章

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爲物所歸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欲不見賢邪。

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亦不恃其爲、不居其功。若使爲而恃、功而居、則賢見於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水爲

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

以聖人言，一本作故，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淮南子道應訓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

王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寡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歸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淮南子道應訓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

禍且

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甯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二七二十一、故君侈年

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下祥。是謂天下王。言、以世俗視之。皆以爲反正之言。方以垢爲辱。以不祥爲殃也。豈知柔弱之勝剛強乎。

## 正言若反。

上文之所

### 第七十九章

此章明息妄在於復性、皆無爲之治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大怨、其怨深也。餘怨、其怨藏蓄於中而不盡也。人有大怨、而我欲強和之、其

後必有餘怨。未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左契卽左券。說文、券、契約也。分爲左右、各執

其一以爲信也。史記田敬仲世家、常執左券、以責秦韓。○元吳澄曰、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作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證。謂執左契者、己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卽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故一本無字。一本無字。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元吳澄曰、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一井之田分爲

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區爲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百畝所收、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食五人、由其各家丁力多寡、強

弱不同故也。周改助爲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害、有心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爲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和怨者恐善人受與善人。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令者得之。○天道於人，無所私愛。其所與者常在善人。亦善人之自取之也。豈嘗求善人而與之戰。莊子曰：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 第八十章

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小國寡民。**宋林希逸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文子符言篇，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俞樾曰：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乘傳注、軍法、五人爲伍、一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其兼言伯者，古軍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其證。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士卒所用之器，故謂之什伯之器。徐鍇說文繫傳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器，得其解矣。河上本什伯下誤所人字。劉師培曰：觀王注曰：使民，可見王本使下亦有氏字。河上蓋亦有民字，改民爲人，又譌晉於什伯之下耳。  
**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

遂性無求、故安土而不遷。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不致遠以求利也。

雖有甲兵、無所

陳之。

不恃力以求勝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上古未有文字時、結繩以紀事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使民舍書契而用

結繩、復於樸素也。

其俗。

至治之極、民各六字、傅奕本范氏宋本均有。各本無。○民能甘食美衣安居樂

以爲美甘安樂、蓋其樂以道、不以物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

莊子胠篋篇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蓋本此文。又史記貨殖傳引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言

民皆重死而不遠徙、雖在至近之地、猶老死不相往來、惟無欲無求、故能如此。

## 第八十一章

此章寄信美以彰真僞、論善辯以戒修行、述知博以示迷悟、陳無積以教忘遺、假有多以暢法性、合大道以諭聖人、欲使學者造精微於理性之中、忘筌蹄於言象之表、故能悟教而忘教、以是終焉。

信者不美、美者不信。

者字各本作言。俞樾曰、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一律。河上注曰、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

也。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馬敘倫曰、言者形近而譌、當作者。○本經二十一章其中有信、指信道者而言也。若十七章信不足焉、指不信道者而言也。本文謂信道者不尚虛美、尚虛美者不信道。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山有珠、濁其淵。山。水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知者不博。河上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董思靖曰、一以貫之、何事於博。

## 不知。知者不博

河上注、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董思靖曰、一以貫之、何事於博。

博者

不知。河上注、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董思靖曰、溺於博者未必知道。

聖人不積。

河上注、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

與貧也。既以爲人、己愈有。河上注、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己愈有德。○案此卽佛氏所云之法施也。法施爲布施中之一。智度論曰、能

種種說法、令其開悟、名爲法施。○未曾有經曰、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出世間道。既以與人、己愈多。河上注、既以財賄布施

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莊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案此卽佛氏所云之財施也。爲布施中之一。○十住毘婆沙論曰、菩薩以真智、慧、如是知施與己、是我物。在家者、非我物。物施己、則堅牢。在家者、不堅牢。物施己、後世樂。在家、少時樂。物施己、不憂守護。在家者、有守獲苦。物施己、愛心渴。在家者、增長愛。物施己、無我所。在家者、是我所。物施己、無所屬。在家者、有所屬。物施己、無所畏。在家者、多所畏。物施己、助菩提道。在家者、助魔道。物施己、無有盡在家、則有盡。物施己、從得樂。在家、從得苦。施己、捨煩惱。在家、增煩惱。施己、得大富樂。在家、不得大富樂。施己、大人業。在家、小人業。施己、諸佛所歎。在家、愚癡

所贊。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好生而惡殺、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以利，而不與人以害。故曰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以爲用、善利萬物而無形、人已兩而不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以此語結之。

老子遇尹喜、著道德經。史記云、至關。神仙傳云、出關皆不著其地。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喜於函谷。皇甫士安高士傳亦同。關令內傳、則謂是函谷關。按神仙傳言出關似當以散關爲是。若函谷則入關矣。今鳳翔府南有授經臺、卽尹喜受經後所居、去散關不遠。秦以前、函谷關在今靈寶縣。漢武移關於新安。至漢末、始廢山谷關、更置潼關於華陰。其故關謂之大壘關。又爲新關。至唐天授二年、益移關向北、近河爲路。是今之潼關、不僅非古之函谷、並非古之潼關。後人移關尹事於函關、涉筆者且用其語於今之潼關、不考之甚矣。又讀書記關尹、但云望氣惟關令內側、有紫氣東來之語。工部東來紫氣滿函關、正其用典謹嚴處、非有誤也。民國十五年十一月校畢以補餘白